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之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埴

莊公一

孔疏魯世家云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即位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經 戊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莊解夫人莊公出

奔內諱奔謂之。夏單伯送王姬。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孫猶孫讓而去。

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

于內女也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賢尊卑

不敵。傳惟王人則以內辭。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闕

書之。如吾大夫。單官善。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宜公弟

不救。遂王命故築舍于外。

杵白。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也。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經筵命策命也。若書所謂

立。莊公元

蔡仲之命文侯之命耳衛襄公卒景王使人追命之是也此
叔季之事非制也不書天閼文侯夫子魯臣亦周臣也魯君
弑逆大惡一則曰公再則曰公恐未必舍亂賊而罪其與亂
賊者疏云春秋書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其
義一也此書王姬歸于齊而冬歸于齊齊侯懼魯要其未
錫命之始也王姬歸于齊而冬歸于齊齊侯懼魯要其未
而爲父復嫁也遲之久知魯齊師遷紀邢鄆鄆齊欲滅紀
無復嫁之志而後來逆之山東臨朐縣鄆今昌邑縣故徙其三
邑之民而取其地按邢今山東臨朐縣鄆今昌邑縣故徙其三
邱今安邱縣西南有郛城邢蒲丁反鄆鄆音茲吾

仙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發越正王法也

公薨于車魯臣民請彭生除之文姜當卽歸魯不書統于
君也觀三月書孫于齊從前之歸可知矣然則公不行卽
位之禮豈以文姜未歸而姜之歸又何待公不行卽位之
禮哉杜氏誤傳云文姜出者指淫之行非出奔之謂也蓋

桓之弑由于姜之出而姜實與弑莊公枕戈復讎既制于勢絕姜于廟又牽于情一時難言之隱皆此五字盡之姜何以又孫于齊魯人創鉅痛深通國曉曉姜不自安爲自全之計也不書姜氏人受生于父母則有姓氏以别于禽獸姜氏淫于同氣而賊其夫削其姓氏人道絕也說本猶書夫人魯親之而不能絕之也以絕不爲親爲禮知親之而不能絕者之非禮矣魯之臣子可以大義曉其君而行而深惜其不能也公羊史記謂文姜尙在齊杜氏謂文姜當絕齊不當復奔齊皆謬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杜解喪制未闕故
異其禮得禮之變

此極魯人忍辱之事王不能諒魯不能辭皆失也穀梁子

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而傳俱寘而不言。但曰爲館于外。猶爲得禮之變。無可奈何。僅于內外間別之也。呂東萊曰。欲與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相商。一個兩不相妨。道理夫不知不共戴天之讎。一朝良心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而欲委曲回護。則終于此而已。萬充宗曰。人情怨讎。難于初合。自王姬一歸。與齊睚眦。就而後此之會。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矣。

經

丑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莊公名穀。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夏公子慶父帥

師伐於餘丘。

國名。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秋七

月齊王姬卒。

魯爲之主。比之內女。疏云。疆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地。輿。傳。隨。諸。父。雖。不。可。爲。十。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齊地音灼。乙酉宋公馮

卒

子閔公捷立

傳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禚齊地涉汶水而會之載驅之詩所由作也不必諱直曰書姦

經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杜解溺魯大夫。夏四月葬宋

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鄫入于齊季紀侯弟鄫紀

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按紀人貴之以字。冬公次

于滑鄭地按河南睢州有滑亭。鄫戶圭反。

傳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溺之會公使之也疾者疾魯之忘讎非疾溺之專命也衛

朔奔齊衛已立黔牟。朔之母宣姜爲齊襄之女。召魯助伐之。主之者文姜也。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杜解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春秋之緩葬多矣。未有遲之七年之久者。蓋不克葬也。赴喪而諸侯不聞求賻而諸侯不應。至莊王僖王之崩。經皆不書。并不赴矣。王室之微至此。天下尙知其主乎。桓文興而官授方物。聘使時至。周室以尊管仲之力也。

秋紀季以鄒人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于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杜解在凡師

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過君臣

紀季之請爲存宗祀奉紀侯之命也。故聖人閔之。自滑而

歸紀後魯君臣爲紀謀者三世桓不能平紀于僖。莊豈能平紀于襄。鄭突方自櫟厚結于齊。明年爲奚之遇矣。莊猶次滑待之不亦愚乎。

經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止。杜經魯地。享食也。

三月紀伯姬卒。

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夏齊侯陳

侯鄭伯遇于垂。

按鄭伯突也。三國遇垂欲滅紀也。卓氏謂突

垂而謀紀也。或以鄭伯爲子儀則子臺之殺祭仲張魄敢紀

侯大去其國。

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六月乙丑齊侯葬紀

伯姬。

齊侯飾爲加禮附庸。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齊侯稱人諱與讎狩也。莫重於其與讎狩也。按何以不

諱公如不書公安知與狩者之非大夫不足以顯人之爲齊

也。

使神威
破此關乃
不為生死所

如此收
力與校戰
力與校戰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也莊王尸陳

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者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

也然則楚始于此參用戰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

余心蕩將授兵于廟故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

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爲小

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晉流稱王陳兵授師志意若師徒

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

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不死於敵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

櫛木音木名令尹闕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隨人懼

行成按除治也梁橋澁水名今在湖廣隨州東南營軍築軍

水築營軍壘以臨隨示爲持久之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

計故隨懼而行成也澁則練反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

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附注詩蒨鞠之即毛傳

云蒨之言內也杜蓋依用其說謂會在漢西據傳言漢東之

國隨爲大若爲會于漢西則楚師元未涉漢下文何得云濟

漢書

漢而後發喪也與傳戾矣。聞二年渭內注云水之隈曲曰涵。是也。按曰臨隨則已渡漢而入其竟矣。曰入盟則楚使入盟隨國矣。濟漢謂楚師濟漢而還也。

曰余心蕩。心自動散也。曰蕩王心。若有使之者矣。以師徒無虧。王薨爲福。鍾氏曰。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愚按楚之僭王自熊通始。居尊自大志氣驕盈。盈而散溢。若鬼神視其魄者。鄧曼之言。庶乎知幾矣。而或謂不滿楚子之窮兵。欲諫不能。則伊子滅申滅息。且殄及母家。曼猶在乎。何以不聞慈訓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莊解不能降屈事齊盡夏紀侯大

去其國。違齊難也。違避也。陳傳傳見紀侯所以不書奔

穀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

也。公羊曰：不言滅，爲襄公諱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襄公能復九世之讎，故爲賢者諱。夫擬以太王固已不倫，而復讎之說，卽襄假之以爲兵端者也。黃楚望曰：漢武執此一語，遂開西南夷、殫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言哉？紀侯連姻王室，倚魯鄭爲援，桓王崩，突復黨齊，遇垂以脅，紀故妻棺在殯，委之而行，聖人變文書之，閔紀也。惡齊也。傳云：違齊難，發明經義盡矣。

經王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杜解：書姦，疏云：蓋齊侯疆細之師。秋，卿率來朝。附庸國也。率來，名按今山東。即五兮反。冬，公會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卿率來朝，名未王命也。杜解：其後數從齊，通以周室三命，以爲小邦。

汪云此當連
上納惠公者
論則王人
為正高勢則
論依為強此
只將二公子

子陳傳釋書名有非必貶之者按卿之上世出于知和曹姓
顓頊之後武王克商求其裔得六終之孫名佚者封為附庸
使居和儀父佚之十二世孫也小和亦佚之後其時有夷父
顏者建功于周因別封其子友為附庸國而居則後和與小
和俱稱子

冬伐衛納惠公也

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陳傳不書納以朔入為義

經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按天子之卿大夫皆稱
王人不必士也僖二十

八年王子虎亦稱王人可見
于突王人之字書救始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莊解朔
為諸侯

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
為文朔以國逆告也

秋公至自伐衛

告于
螽為

冬齊

人來歸衛俘

傳言衛寶胡傳商書稱逐伐三腰俘
厥寶玉則俘者証文寶者釋辭也

傳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

莊

衛大夫甯之
以遠旧故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
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

例開評論表
之類自在言

強枝也豈可
皆百世焉而謂今其時
載孔疏謬劉炫更謬

哀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按度審度也衷正也
黔牟義之正也然必度其時勢本末而後可立吾正道本謂
周室末謂諸侯周室之聲靈不足以及諸侯是本不足以
枝也豈可詩云本枝百世強足以率枝枝亦蕃茂足以扶本
皆百世焉而謂今其時
載孔疏謬劉炫更謬
黔牟雖立于二公子然五國伐衛納朔而王使子突救之
則知二公子早以朔之罪告之天王又知天王必受二公
子之請逐朔而立黔牟矣夫以天子所立之黔牟孰敢廢
之而悍然與抗納朔而卽放黔牟于周五國皆叛臣也朔
書衛侯五國奉以爲君王無如何也閔周也莊公抗天子
不忠黨父讎不孝納罪人不義其何以立于天地乎魯黨
朔故黔牟不以奔書也 前篇力表二公子此篇力表

爲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六年，楚終強盛，爲經書楚事。張本宮說：楚急于滅鄧，見鄧有可來之勢耳。三甥不是憂而勤殺楚子，雖楚子可殺，猶有楚國存焉。

近楚者莫如申、息。次之莫如陳、蔡。不翦申、息，則楚之藩籬不固。不朝陳、蔡，則窺鄧之門戶不通。故其首謀在滅申、息。而圖北方在服陳、蔡。若鄧若隨皆隣于楚，其所必爭者也。傳于楚事開端，便備載季梁諫隨侯一篇，歸結于務三時脩五教，親兄弟之國，以示千古禦戎圭臬。故漢陽小國有全然不槩于心者，則曰：自鄧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如黃人無備是也。有持之過急者，則曰：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如

鄧三甥之勸殺楚子。是也。此皆不知保國之道。而無補于亡者也。

經

甲午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杜解。魯地。夏四月辛卯夜。

恆星不見。

恆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夜中星隕如。

雨。秋大水無麥苗。

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冬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穀。

齊地。按今山東東阿縣治。即故穀城。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後渠崔氏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怡然從之。古未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于詞。蓋欲制其僕從。胡得爲通論哉。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弑。奚有于子之廢。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狻矣。而何僕從之制。夫爲子。

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如莊公者痛父復讎而已。它無所忌焉。

會防而曰齊志。言齊有是志。而魯從令惟謹也。時公年已二十矣。猗嗟之詩曰。願而長兮。言非若曩時之幼弱也。又曰。射則臧兮。言有用武之才也。胡爲不乘此復讎。彼不以爲讎也。曰。展我甥兮。彼固篤渭陽之誼。而視舅最親。是以召之無不來。而令之無不從。誠哉我之甥。而不以我爲讎也。此詩人之意。而傳以齊志括之。隱而彰矣。

夏恆星不見

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按恆星常見之星。夜無日光。故星見。

夜明者。夜有日光。故星隱而不見也。偕同也。與雨同言。如雨之多也。此天變之大也。乃釋氏之熒反。以恆星不見爲證。是

猶新都之甚。以沙禁。明爲祥也。豈其然哉。

齊德雨字極
是書言而用
於此時直是
楚商臣一類
責之無可責
也且魯其責
言而已魯字
其德字實然
昭應情餘於
大
案徐仲對武
國主曰生見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補注

言無麥苗而不言饑者以黍稷可更種也

劉氏疑之蓋不考齊大水復害饑之義

經

乙未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莊解期其伐

故駐師于

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討而齊

獨納

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四年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則義凡師行必告于大廟而奉祧

蔡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

訓

齊之何休曰陳兵習戰衆士卒

齊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

齊

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其功故欲伐之

公曰不可我實不

德

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

夏書也稱

卑

陶能勉種德邁勉也有德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

子是以善魯莊公

賈生甫淺

卷五莊公

九

如股下何益
也故經不書

八年以來公與齊狩公會伐衛夫人屢如齊幾不知乃父
矣然公固不等衛朔之庸庸也或者包羞養晦如石碯之
于州吁石厚者然一旦出人不意此亦凡爲人子之常理
也至是忽書曰師次于郎至軍俱出也以俟陳人蔡人牽
率與國也又大書曰甲午治兵蒐乘饗士欲背城一戰也
三月駐師積年呼搶將于是伸而無如意在得郕竟忘國
恥仲慶父後來之賊臣也詎知大義乃于齊之獨受郕降
也勃然請伐齊師斯一請也五廟之靈爽所憑依而桓公
飲泣而默啓之者公乃以脩德待時謝之大書曰師還嗚
呼無復望矣越四月而諸兒死安所得讎人報之哉連篇
俱削不書公傷之也然則傳何以善之春秋于本國皆曰

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
林解我何祖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於門
中石之紛如臣齊小死於階下亦闕遂入殺孟陽臣亦小於牀公
居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三
者為臣死忠故特著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左鮑叔牙白
之不書微不告也初襄公立無常選綱常滅也
傳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信公出奔莒亂作管
夷吾召忽皆子糾傳奉公子糾來奔齊傳齊非其罪雖接我亦不
書公子不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齊大夫為
必皆卿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齊大夫為

通篇以無知為主入手先叙賊黨而無知來歷却用另叙
只因之作亂四字而外賊通矣以連稱妹為內謀曰以女
為夫人于是連管之言得達于從妹從妹之謀得致於無

知。而。游。獵。而。歸。宮。而。伏。賊。互。訶。交。構。內。外。之。賊。通。矣。此。無。知。布。置。于。事。前。也。公。田。貝。卽。歸。宮。之。後。已。將。遇。賊。又。得。徒。人。費。一。番。賺。賊。伏。公。多。少。急。智。于。門。于。階。于。牀。多。少。替。身。而。諸。見。之。足。已。見。此。必。急。欲。爲。無。知。之。夫。人。者。爲。賊。指。得。之。也。一。路。竝。不。提。起。無。知。處。處。暗。藏。以。發。明。蔽。罪。無。知。之。義。然。公。爲。人。君。弑。之。何。以。甚。易。中。間。撞。貝。卽。一。段。見。天。倫。滅。絕。無。路。可。生。薨。車。隊。車。如。同。一。轍。于。是。助。我。者。舍。生。無。益。謀。我。者。唾。手。成。功。而。無。知。儼。然。立。也。未。點。出。無。常。二。字。將。此。段。意。收。入。以。示。失。國。喪。身。之。由。復。以。二。公。子。出。奔。拓。開。又。以。無。知。虐。于。雍。廩。折。轉。爲。殺。無。知。張。本。結。全。篇。主。腦。

經

申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莊解齊亂無君故大

從傳納糾下
魯桓公自
莒先入一都
包括交親高
國情事而從
仲射鉤之忌
於後寺人披
告晉文處補
公孫梁子是

夫得敵干公蓋欲進于糾也。來者非一人故。夏公伐齊納糾。
不稱名莒魯地按山東嶧縣東。其器反左氏古本無。
張述正義云今定本糾之上。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無。
子字矣。按公穀今本無子字。與左氏古本合。宜從之。
自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九月乃葬。亂故按。
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按山。
子糾殺之。糾傳殺之。不仁甚矣。後世取國者必。
在魯城北下合河。以防水。豈不遠哉。冬浚洙水。
浚深之為齊備。

四年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夏公
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莊解桓公小白疏云。子糾之黨
迎小白。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吳氏曰。秋師及齊師戰于乾
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他車。
公帥及以公旗辟於下道。齊師是以皆止也。鮑叔帥師來言。

漢北信明
成之節傳特
表之

三字可當一
篇得賢臣須

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按傳見書子糾親管召。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乃殺子糾於生。齊魯地按今

北傳見書取取於召忽死之。管仲請囚。置魯仲固飲生其鮑

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按山東萊陰縣西北有夷吾

名。稅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

土活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仲治理政事之才多

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官說高國嘗為齊上卿而無憤然

國事而已。音令

經齊人殺無知。而傳云雍廩殺之。明聖人以討賊之義。

予雍廩也。雍廩挾私怨。非能聲大義而書法不異衛人殺

州吁者。蓋無知世席齊寵。弑君有國。其黨盛矣。而廩以一

大夫殺之。故聖人重其討賊之事。而恕其有為而為之心。

九年之夏。公赫然震怒。大舉伐齊。此魯國臣民枕戈以俟者也。詎知讎人已死。轉欲爲讎定亂。斯時將士噤心。三軍負痛。不待交鋒。而知其必敗矣。卒之辱國殃民。身幾不免。如移乾時之戰。爲復讎之師。則雖死猶生。況未必死。今爲納糾。雖勝猶敗。況于敗績。此爲經齊人殺無知以下。大條合傳。以小白子糾爲主。而歸併桓公之用管仲。爲得人慶也。鮑叔仲之知己也。其傳子糾之日。仲之才已識于桓。故桓之用。可一言決也。韓子云。齊國之亂。二子相私。人爭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則誣矣。杜氏謂糾爲桓之庶兄。經典稽疑。廣引管子。荀卿莊周史遷及三傳註疏。以證桓弟糾兄之說。可謂辨矣。程子曰。糾不繫齊。不當有齊也。

小白繫齊。當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無疑矣。傳先叙小白。再叙糾。其次第亦自可見。魏氷叔詩云。自經莫之知。語疑非聖人。此未嘗細讀論語也。子貢之問重又相竝。未提一召忽。夫子極表其功。所謂匹夫匹婦。如不顧義。輕生之徒。而非召忽之謂也。自後人讀論語。苦粘住召忽。遂謂聖人之賤死節。夫豈其然。

經

丁酉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解

○二月公侵宋

按此書

○三月宋人遷宿

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

○夏六月

齊師來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魯地按山東

○秋九月

荆敗蔡師于莘

荆楚本號後改爲楚薛陋在夷于此始通中

地按河南

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

國名今山東

汶陽縣境

○冬十月齊師滅譚

國名今山東

汶陽縣境

以遠謀二字
在古前三段
省者德是遠
謀之大以後
比偶相其
所制也謀非
有奇計都是
平實道理只
肉食者不能
見耳文於前
後寫雖外另
出一格

有譯
城
譚子奔莒
出按此滅國之始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刖在齊魯人請見其鄉人曰

肉食者謀之又何聞焉肉食者在位者刖曰肉食者鄙未能遠

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

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

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信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

也可以一戰上思利民忠也解民或其中戰則請從公與

之乘共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刖曰未可齊人三鼓刖曰可

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刖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登軾而望

之林解車前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

之林解車前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詐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桓殺子糾甚矣。而又討納糾之罪。暴矣。齊師之不義。不待言也。然乾時之敗。公幾被獲。斯時壓境。幾於舉朝愕眙。曹劌知君臣之亟于用士也。故自媒而請其見也。先審君德。其戰也。一鼓而勝。而所以得勝之故。于事後著明。雖老于行陣之宿將。不能易此也。此真可以振衰魯之氣。愧肉食者之心矣。然傳之發明經義者。不僅此。莊公事讎。以齊與魯。勢不能敵也。妄動而蹶社稷。以殉。是以忍辱待時。而苦無可乘之時也。豈知長勺之役。齊桓立國。仲父行師。較之諸兒。何止百倍。乃一朝不坐。燕不與之曹劌。以一乘從而

轍亂旗靡望風而奔。使當諸兒之時。爲莊公者。枕戈衽手。以大義激臣民之心。絕文姜而復薨車之難。用曹劌爲帥。義旗所指。一鼓而殲諸兒之魄矣。不此之務。今日曰待時。明日曰脩德。迨貝邱田而時不再來。豈非莊公終天之恨。歟。刻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蓋深惜肉食者之誤公。而使公不得爲孝子也。運籌決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爲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絕大本領。然皆逢闇君。不得竟其施爲。而劌之於魯。僅長句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爲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馮云許多難
蔡只弗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
雩門魯南城門皐比音毗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左氏左翼乘邱之役偃弓以爲
蓋先敗後勝也齊師乃還

齊宋兩大國師次于郎以禦衰魯管仲爲之謀南宮長萬
効其力猶强弩穿魯縞矣而公子偃者羞爲肉食之鄙且
以長勺之捷知魯人之大可用也雖遽命竊出不可爲訓
而皐比先犯已挫宋師宋師既奔齊師亦退隱桓以來未
有克捷如斯者假以禦敵之師爲復讎之舉大一凜然戰
無不勝然則肉食中未嘗無人而無如公之不用何也
蔡衰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嬀也

之

惜也春秋書
滅國乃始於
制霸之人

莊解妻之止而見之弗賓不禮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

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歸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
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九年也解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按譚無禮乃齊人藉口之辭譚子奔莒同

盟故也補注齊桓圖伯恐諸侯不服故滅小國以示威

楚入蔡齊滅譚彼此對舉儼然夷夏爭衡之勢

經戊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按

地當在今
兗州府境
○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只一遇風而
體分出自機
名體其一略
爲民之心尚
未說明故感
孫越之見數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

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杜預通謂故槿諸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

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敗皆陳曰戰其堅而有備各得

志力大崩曰收結故曰敗績若此岸崩山其功得僞曰克

勝之覆而敗之曰敗某師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京師敗曰

王師敗績于某以自敗爲文明

宋爲報復之憤兵公以未陣而先薄自長勺後魯師凡三

勝矣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陳傳傳言外曰天作淫雨害于衆盛若

之何不弔使以弔恤也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

潛憂拜命之辱莊公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

莊公

民所以敬天
君道也

其與也。悖焉。列國諸侯無凶言懼已而名體孤其庶乎於與既
稱孤禮也。則常稱寡人
而聞之曰。公子御說。宋莊公子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
有恤民之心。達哀伯也

方敗宋于鄆。而使弔焉。以弔災之體。爲脩好之誠。公庶幾
有息民之心。後述御說恤民。隱與弔災相照。

冬齊侯來逆共姬。在歷齊桓公也。陳僖公

齊仇讎之國。不可以主昏。然元年已然矣。元年襄之昏也。
是年桓之昏也。哀經之中。猶與吉禮。況無事之時。有王命
焉。故經傳俱從略。然則齊侯之相見。其盟柯之胚胎乎。

乘邱之役。在僖公十年。公以金僕姑失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欲

讀後方知
公之校歐

孫生博之。博取也。不書獲萬時。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戲而相。

魯聽其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

以爲已病爲

宋萬私君傳

經 己亥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紀侯去國而

自定于此始歸者以齊桓求霸必不虐此無告之變也公羊以

國亡從歸于叔爲隱隱痛之也夏四月齊立。莊王崩太子胡

非責其失于自防諸解多誤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提是爲僖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陳傳隱桓莊之春秋凡賊

建書及其大夫省文也按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手批

之也今同南商邱縣其有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手批

萬多故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子宋公羣公

之也今同南商邱縣其有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手批

萬多故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子宋公羣公

三
方一以見
公勝小人之
罪一以見大
心討賊賦之
功篇中文字
映合不測以
金僕始始以
所革

子奔蕭公子御說奔
蕭邑接江南蕭縣北有蕭城南宮
牛長萬之帥師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采邑之長謂
之宰公邑之長曰大夫此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
人以蕭邑別封為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按附庸之
君例稱字如邾儀父之類則叔其字大心其名也大心率蕭
邑之衆及戴武宜穆莊五族討賊則大心非戴氏矣蕭為莒
滅後復為宋有仍為公邑故定十一年經書表誤記樂大心
此大心為宋戴公後大心名偶同耳新唐書表誤記樂大心
為蕭叔大心以為戴公之裔封于蕭謬矣及戴武宜穆莊之
又毛氏謂宋有附庸之蕭又有蕭邑亦誤
宋五公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
於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
御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
說人曰輦宋去陳一百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
大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
衛大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王
夫厚曰名臣之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宋衛木
言可謂萬世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
故言皆。醢音海。
宋王者之後。故有大宰華督爲之仇牧。大夫也。督與牧並
死。史宜書督于前。卽其告魯。無舍督而專言仇牧者。然督
有弑君之惡。故以全節予牧。而督則削而不書。傳並叙之。
以明聖人筆削之義也。御說奔亳。賊圍之。以人望所屬。亟
欲除之也。大心兵力未盛。而聲罪致討。兩月間。或殺或奔。
立君以治其功。不在石碯下。若夫陳始則受賊。繼乃受賂。
故傳叙石碯子告衛人之言。正以著聖人罪陳之義。然受
賂在陳。而不以討賊予宋。或曰惡宋之行賂也。夫宋不行
賂。安所得罪人。誅之。豈得爲宋罪哉。時宋魯方惡。不書殺。

何云遂廣
也陳胡公遂
之小宗齊人
源遂故魯
者即陳氏

萬宋不告也何以知其方惡魯不會葬故知之也

經

子庚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林解

之會一按北杏齊地當在今山東東阿縣境

夏六月齊人滅遂

報梁遂國也此柯齊之阿

東寧陽縣西有遂鄉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此柯齊之阿邑今東阿縣

傳

信王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此亂齊桓欲傳霸業

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補也見齊桓急于合諸侯而不務德

宋之亂賊既討矣君既立矣而桓爲閔弟羣公子未之嫌

也齊桓率諸國以平之師不臨其境大夫一列于壇坫而

覲覲銷國本立是其大義夫豈列國請侯之所敢望故桓

之圖霸自此始而桓之有功于中國亦自此始齊侯書爵

親至也列國書人以大夫會也然而大夫與諸侯會自此

盛矣。桓公求霸未成。諸侯多貳。故救患以昭德。滅國以
示威。至齊人戍遂而一軍殲焉。夫然後知立威者。卒自挫
其威。滅人者。卒自戕其衆。于是翻然改悔。以信義結天下
之心。而威力不用。此名陵之役。以德綏諸侯。而楚服也。
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在柯始與齊桓通好。按公羊載曹子
刳盟事甚詳。史漢俱稱之。然不見左
國未可信也。

當襄之世而不能離。舍襄而離桓。則僨也。傳曰始及齊平。
尊伯主。勤王室。恤中國。雖平可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

齊有平宋之功。而宋背之何也。荆楚方橫。鄭人懷貳。宋恐
桓之未必有成。因以挑楚繫。故觀望而未即服從。

經

辛丑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杜二

杏會故

北

夏單伯會

伐宋

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杜解衣裳之會二按鄆衛地今山東濮州東音綢

傳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

杜解

齊欲崇天子故請師侯王命以示大順經

齊人曹人陳人之辭

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杜解王命以示大順經載以令諸侯威

也

前此鄭莊嘗以王師伐宋。又以王命伐宋。曰以者權在下

也。而桓之伐宋。傳曰請師于周。請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

權在上也。於是而知桓之尊天子也。單伯天子之卿。二傳

以爲魯大夫。故元年送王姬。收送爲逆。黃東發不能決也。

呂圭叔云。單伯周之世族。一侯大夫無稱伯者。卽吾大夫。

鄭厲公自櫟侵鄭
五年入櫟遂逐之
及大陵獲傅瑕
大陵鄭地按今河南臨
縣北有大陵城
傳瑕曰苟舍我
吾請納君與之
盟而赦之
蛇日問又稱
叔六年而厲
公入公聞之
問於申繻曰

未有不書名然則單爲畿內采地魯有單父不得爲單也
或云旣稱單伯後何以稱子按畿內諸侯亦以公侯爲一
等伯子男爲一等昭十八年叔向曰單子爲王官伯而命
事于會其奉命出使或稱單伯或稱單子史官因所告記
之耳如謂單伯爲魯臣則伯其名也在元年卽有單伯送
王姬文十五年又書單伯至自齊相距八十二年其爲一
人不應如此久存如爲兩人亦不應同一名字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
五年入櫟遂逐之
及大陵獲傅瑕
大陵鄭地按今河南臨
縣北有大陵城
傳瑕曰苟舍我
吾請納君與之
盟而赦之
蛇日問又稱
叔六年而厲
公入公聞之
問於申繻曰

唐陽有餘條
焉前云史
叔白帝子赤
帝子事從此
脫胎然老嫗
夜哭之言始
終幻字不
何申獨妖由
人與總歸到
常理也

猶有妖乎。孔疏古由猶二字通用按公對曰人之所忌其氣
醜以取之。按或謂子儀之忌致妖固非即云厲志奪國子儀
儀及其二子。內蛇也始則相國終則相比而外妖由人興也
蛇之毒聚足以取內蛇故環伏誅而及原繁也。附注人棄其常
人無彘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德則致妖按突
皮詐是無。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我仍有二
常德也。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
夫之事。也吾願與伯父
寡言之言。我入又不念寡人
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社稷有主而外
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
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替者庸也非

新武名弱武
名齊病所
以甚

申息楚所必
取處息城其

戴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賊而可以濟
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孔疏莊公子傳唯見四
人子忽子晳子儀並死
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問補正桓十四
年弟鄆來盟傳稱其字日子人亦其一也
子儀于莊元年卽位十四年中齊魯紀五國抗王納朔皆
不與其謀差勝乃父矣然北杏之會桓方銳意求霸鄭乃
高枕不前孤立無與故傅瑕弑之易也突殺瑕而不得謂
討賊者突亦篡兄之賊且瑕之弑突使之也左氏遇一
類事必有理義至當之言以爲圭臬春秋納君者多矣原
繁所云實爲千古入臣之法故西山讀書記王氏困學記
聞皆取之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在經莘役在楚子如息以
十年繩魯也

豺狼搏噬之毒王綱不振無如何也是以不能無望於桓

文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杜氏曰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于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然則桓公之尊周室蓋欲天下

其山之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解衣

三

○夏夫人姜氏如齊杜解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

成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宋主兵故○鄭人侵宋○冬

十月

傳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爲諸侯長

北杏之會諸侯以霸主尊桓而宋背之則桓猶未霸也復會鄆宋衛鄭畏威而來則諸侯奉命矣故云齊始霸桓之先陳于衛不徒以其備三恪也蓋陳蔡尤逼于楚舍陳蔡而爭鄭是爭堂奧而去門戶也故與會則重禮之其後晉之世伯陳蔡入楚爭鄆較難方知管仲智謀在知武子之上齊桓連年合諸侯魯皆不與而桓姑置之桓之善處魯也莊忽以文姜如齊非禮甚矣而桓竟受之蓋急欲得魯耳故明年公同盟于幽或疑國語非左氏所作如管仲內政軌里連鄉之制正不容略何以一字不存不知左傳傳經者也國語記事者也義主于傳經故其叙事全爲釋經而設非比國語專識列國之事也或作傳後其子孫

以所采列國之史復成國語以補傳之未備

秋諸侯爲宋伐鄭。附庸屬宋而叛故鄭人聞之而侵宋。

爲宋伐也。桓之于諸侯勤矣。下不叛。上上不陵。下諸侯之

所以安也。鄭突習見乃父駭駭乎有爭霸之勢。今相率

以盟主奉桓。故從而聞之。於是而知桓弱之難也。其侵宋

何也。在機時。宋莊欲納之。而閔公桓公無聞焉。積怨故也。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在解宋

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正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倣此。按南北爭鄭子是始。 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滑國鄭費姬姓按今河南偃師縣南爲古滑。○鄉

子克卒。克侯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

土命以爲諸侯。子現立

傳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侵宋故

宋故也。釋宋主兵救于齊先之義伐鄭而宋鄭俱安。安二國則霸成所以安天下也。

鄭伯自櫟入。

在十一年緩告於楚。

補注傳見鄭嘗附楚

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鄭之向背爲伯之盛衰。始于齊楚之爭鄭而晉楚爭鄭繼之緩告者以此爲名也。自此而鄭無寧歲矣。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

桓在十五年

九月殺公子闕剛強鉏

二子祭仲

董歸足

公父定叔

孫定論也

出奔衛三年而復之

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十故以盈數爲良月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言其不能早辟害

注云詳叙定叔是反鄭伯

鄭突虺蜴性成強組不能見後而作不如公父定叔遠矣。
天下有極兇狠人却作一件最豪爽事如齊襄之讓高
渠彌是也有極殘忍人却作一件最盛德事如鄭厲之復
公父定叔是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或曰同盟諸侯之心一矣非也。所以一諸侯之心也。張元
德曰古者方嶽有同盟。桓因舉是禮以約束諸侯。自此欲
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曰同盟。黃若晦曰凡我同盟之人
同盟之辭當時已有之。非孔子新筆也。此桓伯之成也。公
與會何以不書公。賀養敬曰大合諸侯爲伯主。耦尊二上
之始。故殊公不書。乃春秋筆削之大而存周之至情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按史記莊十五年曲沃

其寶王賂王高命十六年冬命爲晉侯武公伐翼弒侯緡盡以

武公盡有晉地更號口晉始居晉都初晉武公伐夷執夷

詭諸夷解周大夫薦國周大請而免之既而弗報詭諸不報

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遂以晉

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王卿出奔號避子國惠王立而

復之魯桓十五年王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

弱不能復自適於諸侯故傳因賈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

曲沃于晉受恩反噬成師弒二君鮮弒一君每弒三君惟

鄂侯令終其餘六世皆不得其死自古亂臣賊子之禍未

有如斯之烈也王朝屢世命將討賊至僖忽受賊賂命爲
諸侯此桓莊所必不爲者可哀也侯綿立二十四年晉武

弑之自立而必藉號請命于周者一則翼民不服慮生他
變一則齊桓創霸王靈頗振故借王命以服本國之心以
拒盟主之討此其志也至是而忠義之士盡矣史記晉世
家云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
平代晉爲諸侯蓋傷之也惜魯史不載聖筆不書而傳補
之甚詳翼經之功大矣晉武甫得一軍爲諸侯而稱兵
畿內殺天子之命大夫逐天子之卿士傳曰子國作亂而
助亂者爲晉武也

讀左補義卷之六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雙炳璋 輯

男

埭 埭 埭

莊公二

經

甲辰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不朝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

齊見執不稱夏齊人殲于遂齊桓為鄭執政大臣請

行人罪之也夏齊人殲于遂齊桓為鄭執政大臣請

詹不能使節守死以解國患冬多麋齊桓為鄭執政大臣請

而過逃苟免書逃以賤之冬多麋齊桓為鄭執政大臣請

閭立是為惠王晉侯齊桓為鄭執政大臣請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禮諸侯于天子有朝觀宗遇之典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

服靈朝。至春秋諸侯不行朝禮于天子而行于大國。桓公以尊周爲己任。當首復周制。乃終身不見天子。而且以不朝討鄭。何也。蓋尊周者其名也。若躬率天下諸侯朝于京師。則天子之聲靈震盪。而霸國之威令微矣。與周意淺圖伯意深。鯉鯉以不朝見討。此首止之會。鄭伯所以逃歸也。傳曰鄭不朝也。以著桓爲微朝罪魁。管仲富辰皆以鄭叔詹堵叔師叔爲三良。而公羊以魯用詹計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故二傳皆以詹爲佞人。夫夷吾天下才辰亦周名臣。而以佞爲良乎。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饒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杜預注。饒。酒食也。因。族。遂。之。疆。宗。齊。滅。遂。成。之。在。十。三。年。○頭。烏。納。反。

桓曲沃歸王
葬諸孫公

齊以兵力滅遂而齊人卒殲于此傳並書四族予其能復

君父之讎也然桓未聞以兵力滅此四族猶見桓之寬大
桓自此不敢滅人之國尤見桓之能改過也

經 乙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桓解平書夏公追戎

于濟西。秋有蜚蜚狐也蓋以舍沙射人為災釋文狐又作

人在岸上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合沙射人入皮肌

其瘡如疥又云生于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

傳 惠王十八年春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醕命之宥桓解王之

則行饗禮先置醕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皆賜王

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祿解時惠王新即位

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穀音角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按傳晏春秋王
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桓解

一齊季示禍胎

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
倡義為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

實惠后陳嬀

患后寵愛少子亂周室
陳傳為王子帶起傳

賊公黨弑君之賊挾之以朝王逆后聖人不取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我來侵魯人不知去

秋有蜚為災也按南越產此物魯中國忽有之故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杜解楚尹之按權國名今屬湖

闔而殺之權以遷權于那處楚地按荆門州東使鬬楚大夫

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巴人叛楚而

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間敖游漏而逸又游漏水而走

音勇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囚之以伐楚

申息俱滅于楚而傳未及滅申於六年及此年帶叙伐申

此合下作一篇而尹之一
叛一遠都為
盟弟反與兩
殺之為首殺
口則作反
此見楚子用
刑之當下段
乃周人之河

又于哀十七年補叙蓋申侯召戎亡周連姻鄭武天子爲之下戍而卒不能免其西周九廟之靈假手于熊罴乎傳于息詳叙以見息滅最慘而申則因事遞過見其見滅于入者之已後也

經

丙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

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解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

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開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

而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邊邑經箋結之盟齊宋不曰媵陳也結之至陳不曰盟齊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宋也兩設誼辭及一敗而二事皆詳故三國均疾於魯

九年春楚子禦之犬敗于津

杜解禦巴人爲巴人所敗按津楚地今湖廣枝江縣

論云前段經

卷之九

卷之九

主

弗納轉敗爲
功乃見昭昭
有力

從本事追叙
前事自別恰
好與自殺對
照君子一斷
繁林前事順
勢死拒本事
寫法最妙

還醫拳楚大弗納遂伐黃國黃師于蹇陵黃地按河南

亦反踏在還及湫有疾湫今湖廣宜城縣六月庚申卒楚人于

魯之禮未行鬻拳葬諸夕室名地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

失職經田結反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

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

大開謂之大伯按易官使其後輩之使其子孫君子曰鬻

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子善言愛君

法也楚能盡其
忠愛所以興

君無功閉門不納君死自殺以殉諫君不從臨之以兵君

從之自刎以謝是一個從未讀書之人只是一腔實心任

情激發而楚臣不以爲疑楚君不以爲罪君臣相與何可

解子願
取字一願
與收運寫
一願承上
之下

得也。左氏以爲愛君。齊燕圖云。蓋棺之定論也。是也。范寧
譏其劫君。方遜志以爲啟後世篡弒之禍。則就其一事言之也。

初王姚

杜解莊王
妾姚姓也

雙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

及惠王

莊王
孫

卽位。取爲國之圃。

圃也

以爲圃。

苑邊伯

周大

之宮。

近於王宮。王取之。子禽視跪與詹父田。三子周而收膳。

夫

石速

之秋。

故

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藉。

氏

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

秋

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

故

不在五

不克出奔溫。

楚氏

蘧子率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

南

伐周冬

立子頹。

按非衛燕之助

則賊立就擒。

讀十六年殺夷侏諸傳爲國一大夫耳。何肆橫至此。及讀

此乃知子頹之傳也。頹有寵于莊，至僖，雖橫故其傳。然召外兵殺大夫，逐宰輔，僖王拱手聽之。蓋子頹主之也。惠王立，復周公之位，已拂子頹爲國之心。况奪其圖，子頹亂不克而奔，見衰周尚有禦侮之臣，而蕪子又以桓王奪田之故，衛朔以莊王立，無爭之故，遂要南燕敗周而子頹立矣。傳叙致亂之由，五大夫用明，寫蕪衛用暗，寫而主亂助亂成亂之人，無不曲折傳出。

經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傳

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此叙鄭伯伯
本末有
伯爲伐周故按先敗燕
仲父之難除燕一路
夏鄭伯遂以王歸主處於櫟秋王及

傳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莊王能也，按子執燕仲父。南

如伯後段
帶山缺叔亦
見首功是鄭
伯中問寫于
類實功得意
對面便見天
王夫所皆所
以表卿伯也
豈得以其美
見而沒之
病一號下
諸器早絕皆
伏

鄭伯入於鄆。王所取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
五大夫樂及徧舞。林解徧舞黃帝堯舜
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公
享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夫司寇刑官行戮，君爲之不舉。去盛而況敢樂禍乎？奸王
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虢公即虢曰：
寡人之願也。

或謂齊霸方盛，而天子蒙塵，不能削平禍亂，輸晉交一臂
矣。呂東萊曰：周室東遷，號鄭秉周政，與周最親。凡有患難，
二國首先任爲已責。齊桓雖圖霸，終退然讓之。知當時尙
不以甲兵強弱爲事。諸侯尙稟王命，據此則王室之亂，初
不告命諸侯，而獨與二國謀。觀魯史不書其事，則齊桓未

可厚責也

經

戊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寡兄之罪亦有勤王。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諸侯故具小。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傳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

鄭伯將王自閼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

大夫鄭伯享王于閼西辟樂備。

之武公之畧也。自虎牢以東。

與之按河南汜水原伯公。

縣西有虎牢城。原伯公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樂備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號守。

方之此令不及號公爲王宮于。

此節節選出
鄭伯始惡于
王鄭厲公功
其

傳云所異地
與器本一時
專勢而所分
對便只一層
文字矣折作
商層格變而
致

諸侯故不書號公爲王宮于王無界一蒲頃反三與之

酒泉而王謂
特恩鄭請於
物聲又不知
降也鄭伯父
子所以快快
鄭伯之子頹
獨無就之作
宮無異鄭伯
備樂明鄭伯
伯之死暗無
繼後之亡

酒泉周邑按陝西同州有甘泉造酒尤美名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王之聲
鑑予之方義胡猶然古之遺服號公請器王予之爵飲酒
鄭伯子文公由是始惡於王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

鄭伯勤王先奉命執燕伯遂入王城得子頹五大夫殺之
定天王之位誅還君之賊當理盡情絕大奇勲也奈當時
大義不明周不告命鄭伯既卒虢亦隨亡魯史不記聖人
無由筆之於經傳特詳之以不沒其功而諸儒曲求不書
之故非鑿則迂矣

經已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孔疏肆緩也緩縱大過皆原免也張注取大罪
皆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國志爲田齊開

性解反矣成○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也按夏五月
喪故稱小君○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
月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即明無文皆闕
謬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劉氏散曰卿不可會公
也○齊之貴卿與魯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
之徵者盟非也○冬公如齊納幣也母喪未再期而納幣非禮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按傳見陳人告不以實
史記陳宣有嬖姬生陳公子完與顓孫皆御寇奔齊更記何
干欲立之乃殺太子陳公子完與顓孫之黨奔齊齊更記何
完恐禍及故來奔按敬仲奔齊遂有顓孫自齊來奔非齊
部樂知敬仲之賢則知御寇之非罪顓孫自齊來奔非齊
侯使敬仲爲卿辭曰寄地旅地之臣幸若獲寄也及於寬政
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干罪戾弛於負擔弛去君之惠也所
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誨請以死告以死詩云翹翹車馬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交朋逸詩也古者聘士以弓言
貧朝命懼爲朋友所譏實得

篇中分辭卿
辭飲卜之筮
之四發一氣
相貫辭卿引
詩已伏下卜
妻一段頗語
敬仲之典必
有內助故詳
於氏之事國
家將與有問
必先故又述
叙周太史之
筮卜云將育
於姜而蓋辭
暗與之合然
五世八世筮
未明旨政結
筮以桓子成

氏曰翹使爲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

飲桓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淫義夜飲爲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大事記桓公賢之使初懿氏夫陳大卜妻敬仲龜曰其妻懿氏

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

敬仲夫妻相隨有嬌陳姓之後將育于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也大陳厲公蔡出也子曰出故蔡人殺

五父陳姓而立之殺陳佗在生敬仲其少也周史夫有以周

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筮曰遇觀三三坤下巽上觀之否

三三坤下乾上否觀六曰是謂觀國之先利用賓于王此周

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
義而論之稱六四近六五之君是謂觀國家之光華利用

子孫之極詳
澤布道之妙

上二段是實
寫敬仲下二
仲是虛寫敬

詩云

卷之

七

作賓于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

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孔疏言光在此處遺照于他物

數語總提代陳有國之坤土也異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

全旨下乃逐節申明之坤土也異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

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按

乾上坤下爲否卦遇卦三四五爲艮之有山之林而照之以

卦二三四亦爲艮山也謂互卦也

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山則材之

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

國朝王之象疏云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既富矣而

爲乾乾爲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按此兼明二句之義

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門庭

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贊幣之猶有觀焉故曰其

象旅陳也百言物備按此專明賓王之義此卦猶有觀非在已之

在後乎孔疏卦名觀觀者視他之辭此卦猶有觀非在已之

言故知在子孫按猶有觀之道焉仰觀乎天其光甚

歷代陳地誌
附錄

遠否卦天地不交又否爲之卦自他之風行而著於土故曰
耀其耀甚遲故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也
其在異國乎孔疏一曰巽爲風爲木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
上而長育是爲在異國按巽坤遇卦也風行而
之乾已著于之卦之土非復本卦之
土矣故在異國所謂自他有耀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
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
爲堯四嶽
昌乎按觀否五體皆艮是重艮也山之高者峻極于天綿
亘于地莫如大嶽典雲降雨功與天配姜姓之先王四
嶽之祀故知必在姜姓之國然陳國尙盛敬仲又及陳之初
盛是兩大也物莫能兩大必陳衰而敬仲興也及陳之初
亡也楚滅陳陳桓子敬仲五世始大子齊其後亡也年楚復
楚滅陳陳桓子孫陳無字
陳成子常得政

敬仲奔齊爲陳氏始祖而左氏作傳之時正陳氏專齊之
日也故綜其二百餘年事實作統冒而以昭三年晏子之
言哀十四年簡公之弒作大結然敬仲奔齊之曰桓伯方

盛一匡九合氣焰赫然。豈知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相胡公。太姬而在齊也。如卦之姤。一陰始生。如時之夏。秋氣已伏。傳于桓公有餘慨焉。太公有大功于周。桓公創霸安周。室以有此齊也。陳氏羈旅之臣。厚施于民。將有其國而傳。若爲之稱美者。蓋傷齊也。篇中子孫二字。最著眼。敬仲奔齊。只上二段已足。而下二段。結出桓子。成子。兩大愆。正是深惡其子孫也。齊桓賢君。敬仲仁義事主。君臣相得甚歡。而不虞子孫之不仁不義。至此。故上二段筆筆反激。下二段意桓公之後。齊之子孫。終春秋之世。無一令器拱手。而讓之陳氏。覺陳氏子孫節節可惡。姜氏子孫事事可悲。然此中有天焉。卜與筮並見于敬仲之世。齊霸之年。蓋有

嬀之後系出重華。光遠有耀。本之元德。桓公敬仲固聽轉。移于天而不自知也。傳以互映交縮之交。寓悲哀蕭颯之意。身與同時。故其辭隱約。後世讀者會其立言之義也。

經

庚申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莊解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王氏曰。祭。祫地。叔。字。夏公如齊觀社。

天子大夫也。但曰來聘。假王命而私交也。齊田祭社蒐軍。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齊田祭社蒐軍。公至自齊。荆人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

始通求成其禮。按史記成王熊惲執其君緒。教而自立。楚交中國。始比。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蕭叔。附庸國。叔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杜云。叔名胡。傳以爲字。成二年傳有蕭同叔云。秋。丹桓

同叔。蕭君之字。不得以先君之諱爲字。宜從胡傳。宮楹。柱也。桓公廟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子信。公夷立。十有二

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有扈亭。音戶。

其隱若
龍其色
出後嗣
是頂門一針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莊解貢朝以正賦多少

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用命諸侯有王王命

王有巡守省四以大習之大習會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

書策于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前年冬往齊納幣。今夏又如齊觀社。或謂公聘齊女至齊。

觀之此不然齊桓豈容女公子有牆外之窺乎然連年大

書特書則程子謂議昏尙疑故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爲

得其情。而其所以疑者。或曰。公初立。孟任爲夫人。生子。般。

孟任之前成風生僖公公於納幣時年三十有六齊女尙

夫既以公年過長爲嫌又以既立孟任爲說此其所以疑

也。愚以爲不然。倚嗟之詩。稱羨我甥。良爲快婿。孟任苟合。一言可定。且請昏于齊。諒必早黜。夫何嫌何疑乎。蓋齊桓不過借以爲辭。其意實不在此。桓英主也。襄魯讎也。殺其父而爲之子者。不能枕戈復讎。反娶讎人之女。以爲宗廟社稷主。有人心者。必不肯爲。彼卽肯爲。桓忍聽之乎。然桓方圖伯。有意交驩於魯。不便明言。故再四留難。以爲魯國君臣稍知廉耻。自心中止。而無如辭之益力。請之益堅。高俟齊大夫也。身與之盟。而不以爲辱。以致納幣之命也。納幣使大夫也。身親至齊。勉強委禽。使之必受也。於是又托觀社以行。穀梁子曰。尸女也。尸主也。主於請昏。意不在社也。然齊終以爲疑。於是又遇於穀。又盟于扈。齊侯不得已。

而後諾。然又恐其中變也。於是親至逆女焉。自古請昏許昏。未有若斯之難也。蓋齊襄彼弑。桓公有國。撫襄之女以嫁。而莊欲締姻于齊。倚桓爲重。屢以文姜遺命爲辭。必得後已。豈知齊桓之意有難以顯言者哉。曹劌諫草想見三代盛時禮度。莊之僕僕於齊者。非朝會征伐之事也。乃欲昏仇女耳。托爲觀社盛服而行。何可爲後嗣見也。言後嗣已隱含先君不明白提出有所不忍也。長勺立功後。又聞讜論。豈非挺挺者乎。

晉桓莊之族偪。

莊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

獻公患之上薦。

晉大夫曰

去富子。

二族之富強者

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蔣與

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以罪狀誣之陳傅爲殺太子申生起

秋丹桓宮之楹

經

辛亥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莊刻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

哀姜也。丁丑入。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大水

何休月

制陰氣盛故。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蓋曹世子也。方解

明年復大水。

告而書也。羈奔而未告不肯以世子稱

明矣。按遺喪逾年稱

達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

赤歸于曹。赤曹僖公也。蓋爲

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也

赤歸于曹。赤曹僖公也。蓋爲

。郭公蓋經闕誤或曰郭亡也。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

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

賢君也。曰郭君善善不能

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魯大諫曰臣聞之儉

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

僖公刻其桷
是示上文

可乎

以木丹極刻榜爲共

天子之楹。燉諸侯之楹。聖其楨。則天子斷之。諸侯襲之。今丹刻之。踰制矣。何休云。娶齊女以奢示之。胡傳誇示儻女也。然於先君無與。而御孫以爲納先君於大惡者何也。蓋先君凶德醜行。國人共知。而其人已亡。衆怒亦釋。今羣宮黷淡桓廟。輝煌刺目。怵心者將曰。何爲有此非常之崇奉也。拜其下者。卽讎人之女。天將假手以報也。是先君大惡已消。而今復標識之。猶納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

程解傳不言大。夫准舉非常。

御孫曰。

男贄大者玉帛。

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

小者禽鳥。

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鴈。

執以章物也。

章所執之物。別貴賤。

文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榛小栗。脩。

之別二
騰虔敬也皆取
其名以示敬
今男女同歎是無別也
按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見于廟
宗婦見于內不同地大夫用羔雁宗婦用榛栗棗脩不同幣
幣者元纁束帛蠶皮大夫用之已非禮而宗婦同之無別矣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秋公至而八月丁丑哀姜入入者難辭也張氏曰見後公
而至之日多也又逆辭也穀梁曰宗廟弗受也蓋公自夏
徂秋不能久待姜倚強作勢分外從容公之不能制姜兆
乎此矣傳但云哀姜至一則寫莊公無限得意從前納幣
觀社經書十事皆取償于此一則寫臣民無限哀悼從前
糞車孫齊如齊十餘年通國積憤竟結局于此傳只三字
而兩層俱到淺之行申繯以爲男女相償知其必敗哀姜
之觀御孫以爲男女無別知其必亂二姜淫毒竟如一轍

注云點公子
去而六卿來

可不畏哉

晉士蔣父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士蔣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盡殺羣公子。蓋有見于桓莊之於故晉也。後遂殺申生。欲殺重耳。夷吾狠心辣手。至此漸熱。然諸公子得士蔣之譖。出奔他國。終其天年。未嘗非幸也。

經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杜解女叔陳卿女氏叔字按此諸侯交聘

之始。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公赤立。六月辛未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不書逆女逆者微按伯姬公女歸杞成公。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杜解季友

相魯原仲和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

十九年齊合陳宋之師伐魯季友懼甚至是連姻于齊諸侯輯睦時原仲秉政于陳遂使女叔來聘從前之陳未嘗有也謂原仲篤于交情嘉之令史官以字書魯遂以上卿報聘明年如齊葬原仲亦不名皆魯君臣之私意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慤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

上段言日食鼓用牲之非禮下段言大水鼓用牲之非禮俱引禮以明之

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唯正月之朔歷未作日有食之夏之錯按非常制猶云非禮唯正月之朔歷未作日有食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歷陰氣按已月純陽陰氣當伏反起而掩陽此變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大者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傳言惟已月救之尤當急耳非謂餘月可不救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不正陽爲變也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救日月贊王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鼓救月猶鼓况救日乎

也

失常

凡天災有幣無牲

天災日月食大水也非日月之常禮

祈請而已不用牲也

不鼓

青猶災也

月侵日爲青陰陽逆

願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日食天變人君當有恐懼脩省之實而伐鼓用幣其文也

春秋之世并文亦廢之十二公書鼓用牲者僅三其行于

正陽之月者則文十五年六月朔是也其非正陽之月亦

行之者如此年之六月朔實爲七月朔及三十年之九月

朔是也餘皆廢即純陽之月如昭十七年六月朔者昭子

及太史告之而猶廢也豈知廢之者固爲不敬即鼓用牲

者亦非常禮禮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謂之常制乃不

鼓于朝而于社僭也不用幣而用牲瀆也傳旣引古語又

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雖餘月日食以及大水皆當用幣也

非日月之食不鼓。凡日月食皆當鼓而特不可大水亦用之也。傳以古語未備而補叙如此。杜氏但據古語而忘其未兩言遂致謬誤。

晉士蔦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蔦之計

獻公殘忍皆士蔦成之。其子孫至吉射而亡。無後于晉。

經

癸丑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詳說曹赤挾戎援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按此專殺大夫之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主兵按徐嘉姓子爵與秦同封其系以祀伯翳今江南泗州北有徐城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蔦爲大司空。杜解卿官補注傳見晉變周制僭王官夏士

按初莊之子
以晉公換子

卷之六

莊公六年

七

新舊史而
爲之智謀
信爲法

高之利量

卷六

薦城絳以深其宮

絳晉所都也史記是年晉始都絳按今爲山西絳縣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

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

落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

甲寅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晉地按今山東濮州南有洮城音

卯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宋地林解

五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陳大夫原仲字也

冬杞伯姬來

傳例

亭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

于城濮

衛地將討衛也按將討衛而會于衛地招衛也音卜

傳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

莊解非諸侯之事

天子非

展義不廵守

天子廵守所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

竟

以宣布德義

伯姬至洮。何以不卽歸寧。卓去病。謂哀姜方挾寵嫡。不以子女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謀之。其說是也。至冬歸寧。知公請于姜。而姜許之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按衛復不至。

此于陳鄭之服。徵霸烈之盛。穀梁子曰。齊侯得衆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使上卿出境會大夫葬。非禮也。然友賢大夫。爲非禮之行。

者以原仲爲友之舊。于陳最睦。欲有所謀也。

說本公穀。

葉石林

曰。莊公未有嫡子。子般長庶而得立者也。慶父逼乎夫人。

欲舍般自立。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以爲之圖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

莊解寧問父母安否。

九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自

從公一歸
字石出棄民
從棄民看
無眾下面便
可直接至戰
時紅意却推
進一層以
業慈愛物
又言民被化
而後可用是
不餓猶難輕
用況用餓民
步得不亡更
醒更遠

來歸之歸不反之歸補注傳見列國史例父母不在而饋歸寧之禮以來者亦以歸寧之例書之非謂其言來起氏陳氏駁之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晉侯將伐虢士蔣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

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

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而戰將饑義言

以禮樂慈愛教其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也虢于四者感無所畜而以戰為事則外有農時將有饑餒之患

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括城濮之戰示信示禮一

篇春秋去古未遠雖出策士之口猶與聖人不教棄民之

言暗合晉文之霸不可謂無家法也人

王使召伯廖狂解王賜齊侯命賜命為侯伯補且稱伐衛以

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經

乙卯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按杜謂齊侯稱人諱取賂不以親將告是也諸說皆未安不書地史失之

夏四月丁

未邾子貜卒

子文公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鄆

杜解傳例曰邑曰築鄆魯下邑按山東東平川西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

于齊

魯大夫感文仲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呂說齊侯不以王命爲重而受賂則桓公所爲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于此事可見

事在十年以前而問罪于十年以後罪在既死之父而問

罪于初立之子意者衛去年不與幽之會故王徇齊桓之

私而命伐歟然衛豈當躬自引咎聽命于王乃齊師以是

日至衛卽于是日拒戰無王甚矣桓公親將一戰而勝數

以王命霸者之師也。而取賂而還。自此諸侯行賂霸者。受賂恬不爲怪矣。

晉獻公娶于賈。

杜姬姓國

無子。

烝于齊姜。

武公

生秦穆夫人及

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

大戎狐姬

生重耳。

大戎唐叔子

今陝西延安府境

小戎子生夷吾。

附生性云

姓之戎時未入中土。

起叔申生事

從蔡齊姜起

耳按陝西

晉伐驪戎。

驪戎男

其君姬姓

女以驪姬。

納女于

人

耳按陝西

肅州衛西

晉伐驪戎。

驪戎男

其君姬姓

女以驪姬。

納女于

人

耳按陝西

肅州衛西

西臨潼縣東

歸生奚齊。

其姊生卓子驪姬

雙欲立其子。

賂外

有驪戎城

歸生奚齊

其姊生卓子驪姬

雙欲立其子

雙梁五與東闕雙五。

姓梁名五在闕闕之外者東闕雙五

在闕闕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發

幸視聽

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桓叔所封先

君宗廟所在

蒲與二屈

外事

君之疆也。

蒲今山西隰州東北有蒲于故城二屈今

古州東北有北屈廢縣或云二當爲北

不可以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末四句忽作韵語。歆動貪人爲後來伐畢落氏伏毒。于是
大子諸子皆出。惟姬子在側。初以姬爲主。至此陰刺其動。
靜帳轉告公。則二五爲主。而姬轉爲輔。二五耦言兩人爲
耦。而大子之孤突里克先友丹木一班謀臣皆無用也。
首段總叙。或以烝出。或再娶出。或以嬖出。姜固不正。姬並
亂宗。閨門如此。所以亂也。劉繼莊曰。後之讀斯文者。皆歸
罪獻公。然尤而效之。踵相接。是以君子清心寡欲。固所以
利國家保後嗣也。

楚令尹子元

在楚文王弟

欲蠱惑

以

文夫人

也

爲館於其宮側

而振萬焉

振動也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

今令尹不尋

也

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婦人既

諸侯救
元欲
功是
性師
性可
故可

未十御人侍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鄭遠郊之門也

反子元闕御疆闕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華旆

口旆關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居前繙黃玄恨長尋

郭及達市郭內道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接

十年疏云縣門緇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冠則發

機而下之也今不發機閉門且出兵而效楚言蓋示楚以開

取故子元畏之不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邑名

東北許州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謀音機幕音莫

春秋凡救皆善此荆伐鄭而諸侯救至小國以全尤救之

善者也傳寫子元草草與師似諸侯不救楚師亦退而不

知非也子元振萬欲盡息媯媯導之伐國卽伐鄭以媚媯

可○見○野○子○狠○心○感○而○卽○動○迅○速○而○馳○實○出○鄭○人○不○意○初○入○
郊○門○紕○入○郭○門○及○于○遠○市○勢○如○破○竹○若○內○城○再○入○則○祗○稷○
墟○矣○斯○時○諸○侯○之○救○未○至○鄭○君○臣○議○奔○桐○邱○又○恐○欲○奔○無○
及○故○用○疑○敵○之○計○如○李○廣○之○解○鞍○卧○馬○以○疑○句○奴○唐○太○宗○
之○開○門○掩○旂○以○誤○突○厥○於○是○子○元○果○不○敢○進○幸○緩○須○臾○將○
率○臣○民○啟○行○而○忽○報○楚○師○宵○遁○則○以○諸○侯○之○救○至○也○諸○侯○
救○鄭○只○一○語○點○睛○而○鄭○國○不○亡○全○在○乎○此○讀○者○徒○知○上○段○
陽○服○幾○于○主○客○游○戲○傳○補○將○奔○桐○邱○句○則○上○面○閒○暇○處○正○
是○無○限○倉○皇○也○楚○幕○有○烏○不○特○形○容○夜○遁○光○景○乃○見○救○兵○
方○至○敵○兵○隨○遁○城○中○居○人○全○然○不○曉○齊○桓○救○患○實○爲○功○首○
矣○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於冬。周之冬夏正之八九十月也。詩七月篇曰。八月其穫。禾之早熟者。十月納禾稼。禾之遲熟者。蓋麥既薄收。至冬告盡。兩禾不登。民無以食。故曰大無麥禾。而傳直曰饑也。諸儒責魯君臣不能務農重穀。以告糴爲未務是也。而以告糴罪臧孫。則身爲上卿。將疾視民死。爲無罪乎。魯語又以臧孫急病讓夷爲賢。則必疾視民死。而後不賢乎。傳曰禮也。言國之常制耳。則堂曰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災也。

築鄆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

曰城。

杜預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毛傳先君之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詩不稱事
亦謂之宗廟如鄭友立厲王季氏立桓公廟之類按對舉則城築有別專用則兩字相通

經書冬築郛于前無麥禾告糴于後明年又書新延廐若曰工役繁興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之時也胡氏以爲費用廣故倉廩竭若因築郛而致無麥禾者按魯語臧孫告糴之辭云天災流行戾乎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蟲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

經西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紀解紀國雖滅叔紀執節守義故繫之謂叔姬再嫁于季則失身之婦夫子按孫氏黃氏疑此一歸字何爲卒之葬之乎諸儒立說可怪也○城諸及防魯邑

通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

入（杜）歸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廷廐名經曰新脩舊之謂傳曰新作傳寫之誤也日（中）春秋之分也周正改時月不改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在夏冬春分出馬者牧馬于郊外也秋分入馬者入于國中以避霜雪也脩廐當在秋分周之秋分在冬今新於春故云不時也年饑興作雖時亦謬而況不時之役乎廐有肥馬恐民有饑色矣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杜）其罪無曰侵（杜）鐘鼓輕曰襲（杜）其罪備陸氏改傳以爲行師安得無鐘鼓然謂鳴鐘鼓曰伐不爲曰侵晉語趙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爲襲車也

許爲鄭併穆公新臣乘鄭亂復國至此已三十三年中興

之令主也齊桓創霸而不與于會故鄭文侵之蓋受命于

桓也于是僖四年同會于召陵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劉向曰蜚南越盛暑男女

公妻淫女故蜚生啖氏曰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爲災傳失之

羅願氏曰負蟻今謂之蜚蜚食稻花使稻不蕃又劉原父

曰蜚若朱白首一日蛇尾水

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接錄時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

事也杜預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見而致用大星

災角亢見者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日

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起無逆此成周遺制也同室

左氏但以舊例釋之故說者得議其非

大無麥禾之後有蜚爲災又城諸及防雖時亦書爲玩災

隋云左公致
典矩篇錄成
大文

厲民之戒。

樊皮

周大夫樊其叛王。

丁巳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子成。

按公穀有師字此疑脫

即至成符命聞鄆已降而不復行也秋七月齊人降鄆。

杜解經附庸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逢以兵

威脅使降附按今山東東平州東有鄆城集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子故不作諡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

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

○齊人伐山戎。

北

○三十

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

仲皮歸于京師。

補注不告不書

奉命討叛執罪人而歸京師。公醜處置遠過齊桓之伐衛

取賂矣。傳特表之。補魯史之闕。

和蒙之始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孫匄欲逐
薳文夫人

闕射師

闕諫則執

而桔之

足曰桎手曰桔
所則食亦反

秋申公闕班殺子元

申楚縣楚僭號
闕尹桔稱公

闕穀於蒐

子文。穀奴走
反於蒐音烏徒

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毀滅紓緩也
注見楚所以預

結處點出穀於蒐爲令尹傳若曰此人得志諸夏君臣其

盱食乎

冬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桓行伯故
欲爲燕謀難

或以書人爲貶非也伐楚而徵貢包茅伐山戎而燕脩職

貢皆桓公尊攘之烈安見伐楚可予伐山戎獨加貶乎宰

孔譏桓勤遠畧原兼伐戎伐楚及葵邱之會今但以伐山

戎當之豈伐楚非遠乎稱人君不親將也不書救山戎去

燕而齊伐之故書伐不書救也。或曰齊欲伐楚恐戎之議其後故伐以威之也。

經

戊午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莊解判者且非土功之時

夏四月薛伯

卒。

築臺于薛

按魯地今由東滕縣東南有薛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

方解一歲三臺豈務悅齊女而示以修與孫解秦魯地今山東范縣南

冬不雨書

旱不爲災

傳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

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以警懼夷狄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

俘難夷狄俘猶不以相遺按此西周舊法

戎狄散處江淮齊魯之間而與中國爲難則相與一氣觀

十一年同伐王城可見也。去年冬齊人伐戎今年夏獻捷

王公記此必有以也何

親行亦以威近魯之戎也。乃傳謂四夷之功當獻于王。諸

侯不相遺俘。桓何以親至魯廷。則已注到明年齊侯爲趙

伐鄭矣。傳有語似盡而意實未了者。此類是也。按望溪謂齊侯報魯

莊三至之勤。用示昵好而托于獻捷以爲名也。

經

未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杜解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

國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張述梁邱近宋按今山東城武縣東

北

有梁邱山。山○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伯叔也。改號而死。不

南

有梁邱城。以罪告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正寢也。公薨皆冬十月己未

故

得書。莊公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子牙。友山奔國人

子

般卒。莊公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子牙。友山奔國人

無

君。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

禮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公威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按以小穀爲齊邑

傳據中無字之言范
甯以爲魯邑無據

齊伐山戎以其病魯魯未得以師從而桓親獻捷公受其
殊禮而有歉也適齊有城小穀之事穀近于魯故魯以師
助之猶申侯賜邑而齊爲之城耳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

宋公請

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邱

齊侯連年用師戎在魯西南伐戎以其病魯也徐介宋魯
之間伐徐以其病宋也山戎在燕南伐山戎以其病燕也
此桓公之勤諸侯也然桓之意則不僅此桓欲伐楚久矣
惟恐伐楚之師出而諸戎或搗其虛宋魯之師會而諸戎
或譖其後故以兵威之觀徐爲齊取舒可知諸戎皆服從獻捷親至魯庭

梁邱遠臨宋境

齊梁邱去蓋恤其忠斯有以得其心而洽

其歡斯有以致其力

望溪傳于敘事俱作不了之辭而此

篇特提出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始知從前僕僕于魯宋之

國者皆爲此也

傳明發亡之由重在京德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杜解說地有神聲以接人有惠王問諸內史過周大曰

即重也德由

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

意本一事史

之觀其心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

過作王就大

神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也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命先單下儀

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此類祭

神早爲史寫

之按過立論不刊然多此一享又何責于號王從之內史過

作是並知留

往聞號請命賜土田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

下地步下儀

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賜享焉神賜之土田

祠神居莘祠

祠大視

祠月而史

宗宗人

史之古與史
通相表裏者
他極顯應極
自然千載下
使求神傳道
人於水寒言

史大史應
國皆名史
亡聽於神
號多哀德
春秋每一
四十二年
稟然可畏
傳之所以
輔經也

初公築臺臨黨氏
以夫人言許之
晉籍孺
瑤音籍孺
馬者公羊作
屈樂音洛
不如殺之是
不可鞭擊有
力焉能投蓋
于稷門而風
投重

此我子般傳
從聖在說起
讀聖意深首
一段叙子般
所由生

初公築臺臨黨氏
以夫人言許之
晉籍孺
瑤音籍孺
馬者公羊作
屈樂音洛
不如殺之是
不可鞭擊有
力焉能投蓋
于稷門而風
投重

初公築臺臨黨氏
以夫人言許之
晉籍孺
瑤音籍孺
馬者公羊作
屈樂音洛
不如殺之是
不可鞭擊有
力焉能投蓋
于稷門而風
投重

初公築臺臨黨氏
以夫人言許之
晉籍孺
瑤音籍孺
馬者公羊作
屈樂音洛
不如殺之是
不可鞭擊有
力焉能投蓋
于稷門而風
投重

初公築臺臨黨氏
以夫人言許之
晉籍孺
瑤音籍孺
馬者公羊作
屈樂音洛
不如殺之是
不可鞭擊有
力焉能投蓋
于稷門而風
投重

以賊殺之由

帶祭立般配
牙齒留季友

八月以下正
叙賊般事

物易高其輕物而能使之高其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憂父
人爲有力人矣復門魯南城門其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憂父
材蓋欲進其問於季友莊公對曰臣以死奉般欲立公曰卿
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也季友使以君命命億叔待于鍼巫氏大
夫。鍼使鍼季酖之以酖鳥名其羽有毒曰飲此則有後于魯
其康反。使鍼季酖之以酖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于魯
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故得立後
世其祿經筮聖人以其酖兄爲養之正按出牙於外而誅之
使慶父不及覺也達泉魯地今山東曲阜縣南達泉是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卽喪位次舍也
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犇賊子般于黨氏補正蓋適母家
公羊言歸獄成季奔陳陳傳奔非其罪雖吾公立閔公庶子
于助屠樂於足年子爲命大夫亦不書

此爲子般卒傳般杜云莊公太子母爲夫人子不爲太子

乎。自哀姜至而孟任黜。哀姜無子。般未嘗黜也。觀閭人與其女弟戲。則知般年已長矣。上兩段寫出公昏憒不正。閭門無禮。御下無法。釀成弑逆之禍。而般之宜立已在言外。然則公意立般托孤可矣。何以問後。或曰。叔姜有子。未知齊人之意也。則謀之慶父可矣。何以問叔牙。蓋仲叔同母相比。而慶父兵權在手。出入宮闈。早疑其有異志。問後於牙。所以嘗之也。而悍然以慶父對。則慶之殺般牙之黨慶情見乎辭矣。懾懾餘息。其如之何。旣而問友。友以死奉般。是忠於般也。知其忠而不敢顯示。以討賊。恐哀姜爲之洩也。因將叔牙之對述之。而討賊之命已陰授於意象間矣。故謂友醜之太早者。謬也。不討慶父。力未能也。然而慶父

卒弑般般弑而友奔矣於是慶父以兄弟相及之說請於桓而桓乃拒之也何以知桓之拒也下傳云閔公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桓欲立閔則不欲立慶父而獨惜桓不於此時執慶父而誅之也